

廣東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上)

(內部發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編輯 凡 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的開展。所選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實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選的資料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方面，不拘體裁，只要具有史料價值，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次

科举考試的回忆	商衍璽(1)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 及其分裂	张醅村(19)
我所知道的陈炯明	张友仁(34)
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前后的片断回忆	林廷华(42)
追記邓仲元先生事略	罗翼群(48)
关于邓仲元先生之死	李浩之(71)
杨坤如盘踞惠州的經過情况	駱凤翔(81)
杨坤如四踞惠州城	王映楼(90)
1923至1925年广东南路八属联軍的 形成及其复灭	關宗驊(106)
胡汉民自述湯山被囚始末	梁倚神遺稿(121)
对“福建人民政府”的点滴回忆	黃和春(144)
两广“六一”事变中十九路軍一度在 桂恢复的經過	林一元(150)
福建青年訓导营(集中营)的内幕	林志光(156)
日本投降后有关香港、澳門的 一些事件	李汉冲(163)
美帝分子譚沾恩在阳江的罪恶活动	李圣华(184)
美医何灵頓(譯音)誘奸案处理始末	莫擎天(190)

科举考試的回忆

商衍鑾

一、科举考試由来的說明

科举在我国有一千四五百年的历史，是封建王朝一特殊的制度。汉以前用人重在考績德行，乡举里选，至六朝尚門第，选举为貴族所垄断，而寒士无从进身，人才湮沒，政治紊乱，至隋始試策置进士科。唐因訂为科目，每岁由外县举人解省以送京師考試，科目不一，如經、史、法、礼、书、算等，皆列为科，兼試詩賦，其最重者为明經、进士两科，唐太宗謂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是科举用意，专为籠絡人心，使舍科举一途，虽有大略雄才亦难以自见。宋元明清守之勿失，至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1905）废科举而始結束，科举取士遺法并隨以消灭。但如考試，所考的方法，历代略有不同，唐重詩賦詞章，宋重經义，明清重八股文。近日文史資料研究者，以我曾为科举考試經過的人，属将亲身经历和見聞大略述之，我著有“清代科举考試述录”一书，詳載典章制度，茲则为瑣屑枝节的經歷和見聞，且我以前考試的人与各处地方，都有不同，則又不能以我局限性的經歷見聞而概其全，难得翔实与正确，自是当然，不过一麟半爪，可以类推而已。

二、幼年讀書預各科舉考試的時期

我生于清同治十一年甲戌（1874），明年为光緒元年，是時清廷積弱已極，原因則以道光末年的鴉片戰爭以後，民不聊生，引起有民族革命性的太平天國起義，事雖不成，而晚清的政治不良，更加暴露無遺，但不知改進，而用科舉為安定人心癱蔽人才的工具，猶謹守如故。我欲求發迹，自不得不仍走此道路，倘若將此少壯苦學的工夫，學習工、農、理、化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科學，何嘗不可以有成，即今思之，十分慚愧。到了今日黨政光明，學皆有用，我尚回憶此朽腐的科舉，似可不必，但就研究近代歷史學的指示，歷史是複雜的，不良的政治措施，亦當寫出，正可與現在對照評比，好壞顯然的一面鏡子，使大眾更看到清楚，回憶與留戀不同，所以我敢執筆為之，以鑒讀者。

科舉一事，既行之一千余年，在應考試的士子，說來亦不甚簡單。先言我幼年的讀書，我六歲開蒙，讀三字經，千字文，能背誦及將字大半識後，即讀四書。四書為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因當日功令考試八股文的題目，均在此出題，而解釋必須依朱熹的註，故讀正文時亦要讀朱註，每日先生將以上的新書口授一遍，即由自己讀熟，明晨向先生背誦，背新書帶溫舊書，日日讀新溫舊，毫不間斷。且當日教法極嚴，倘背不出，先生要責罰，輕者將薄板打手心，戒方打頭，甚者用藤條打臀部，我每晚都要讀到背得方敢睡，是以被責尚少。四書為考試的基礎，要讀到滾透爛熟，由頭至尾全部背得方止。四書讀後，繼讀五經。五經為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背誦之法，與四書略同，但僅讀經文而不讀註，五經于考試亦是重要的書，以多會試第二場

的題目，是每經出一題，作經文五篇的緣故。我幼年于四書五經外，尚兼讀孝經、公羊傳、穀梁傳、周禮、爾雅，中間尚帶讀五、七言的唐宋小詩及聲律啟蒙，學作對句，學關平仄與十七史蒙本。蒙本是每句四字，每兩句一韻，句句皆有史事以記典故的。各種的書亦要背誦。還有兼讀帶讀之法，如讀左傳兼讀公羊數行，帶讀唐詩蒙本數句等，故四書五經讀完，而此等書亦隨以讀完。其中尚有一最要的課程，則是習字。啟蒙初寫描紅，描紅本子，是印成“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紅色半寸大的字，每半頁三行，每行六個字，令小學生用墨筆在紅字上連續照描，描熟以後，即寫仿格。仿格是將字用墨印成，套在白紙本內摹寫，格子由書者隨意擇字，或寫格言，或寫詩句等，惟必須楷書，由大而小，大者每半頁兩行，每行四字，每字約一寸半，小者每半頁八行，每行八個字，寫熟以後，即寫小楷。小楷是用印成有紅線的紅直格紙，每半頁八行，每行二十或二十五個字，取法帖對臨，每日寫數行，不可間斷，寫就交先生閱看，好者加圈，劣者加杠，以字與考試有關，童而習之，至壯不廢。以上是我十二歲以前讀書預備考試的課程。試想當日計算的年齡，又是虛齡，照現在說是由五歲到十一歲的孩子，要讀如此多的書，而四書五經又要能背熟，略知詳解，豈不甚難，其實只要每日皆不廢讀，是可以作到，不足為奇的。那時我家請一位先生教我兄弟三人，按年齡大小，每日教新書由四五行起，漸漸加至四五十行。堂兄衍桑最聰明，過目不忘，書讀二三遍即能背誦如流，我則非讀二三十遍不能背誦。我恨我笨，只有將勤補拙，不敢貪懶，衍桑兄無論詩文詞賦，一學即會，作出文字精采動人，二十歲中辛卯科舉人，翌年到北京會試後還廣州，一病而逝。我母親說：

聰明太過不主壽，不如你笨些的好。我胞兄今年九十尚健，我亦八十七歲，真是笨些的好了，尤好在看見今日的人民翻身，與從前封建人民之受壓迫者大不相同，到此的回忆，又有一股酸咸苦辣旧脑筋的气味触动我，使我为之徬徨不安了。

我十二歲以後，學作八股文，詩、賦、策、論等，不但要讀八股文，古文，律賦，文選之類，並要看史書如通鑑、四史、子書如莊、老、韓非各種書籍，俾腹中充實，以備作文的驅遣。概括言之，多讀少讀，在乎自己的用功。十四歲至二十歲的時間，除如上讀書外，皆是走讀從師，與考書院。走讀之師，廣東稱為大館，先生皆是科甲有文名的人，賃一祠堂或寺廟中間屋以招生徒。本人選擇悅服的先生，前往執贄。每館學生皆百十人至百餘人不等，先生每日講書一二小時，以八股文為主，帶講經史詩賦策論，每日三課或五六課，課題八股文一篇，間有試帖詩、律賦、史論，學生作後，即日或明日呈繳于先生評閱，由先生圈點批改，選好者貼堂使眾觀摩，我在光孝寺讀書最久，印象甚深。同時并向各書院考課，前列者有獎金，我是寒士，并可借以資生，書院如粵秀、粵華、羊城等，每月三課，皆考八股文，試帖詩，其他菊坡精舍、學海堂，每月一課，皆考經、史、詩、賦，不考八股試帖。我每月必向各書院應考，到課期晨興往書院看題目，回家寫作，傍晚到書院即日交卷，古學的菊坡精舍，學海堂則限三日或五日交卷，終日仆仆，皆為練習科舉考試的目標，以此白晝甚少讀書的時候，而用功总在夜間，三更灯火五更雞，從前以這句話來形容士子的讀書，真是不錯。

三、考試生員、舉人、進士的情形

我亲身經歷科舉考試者十餘年，自生員、舉人、進士以至殿試的一甲第三名，或考八股試帖詩，或考經義策論，以及場中的種種形色，皆所飽嘗。茲將科舉名目大綱，分為童試、鄉試、會試、殿試，而各試內亦有連帶而及的考試，分類敘述如下：

(甲)童試：童試為最初的考試，並非尽是兒童，無論年齡大小，壯年以至白发老人，凡應試者皆稱童生，亦曰儒童。此名沿自明代，名實未免不符，故後亦有稱為小試或院試者（考官為學院故）。童試次序共為三試：第一縣試，第二府試，第三院試，有一定院試取中的學額，小縣數名，大縣二三十名不等，應考的人數，小縣數百人，大縣數千人，考至終點院試取錄者，稱為生員（普通稱為秀才）。各縣設有學宮，學宮內有教諭，訓導的學老師以教育之，生員是學宮內的学生一員的意義，至應考與考試尚有很多手續。先言縣試，縣官出示考期，童生即向本縣禮房報名，填寫姓名、籍貫、年歲，并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歿，已仕、未仕者履歷，取具同考五人的五童互結，與本縣臥保廩生的保結，保其實無冒籍（非本縣人為冒籍）、匿喪（有父母死而在三年內居喪者）、頂替、假捏姓名，身家清白非倡優皂隸之子孙，方准應考。考官為本縣的縣官，屆試日点名發卷入場，第一場考八股文一篇，五言六韻試帖詩一首，取錄者再考第二場為復試，二場以後考否听便，連接共考五場，則兼考詩賦經論之類，至末場取錄第一名者為縣案首。續考府試，考官為本管的知府，所有報名、保結、考法，與縣試同，至末場取錄第一名者為府案首。然後將縣、府考過的童生，造冊送全省學

政考試，學政由京簡放，都以翰林官爲之，關防較爲嚴密，以院試取中卽爲生員，而考生對此亦較緊張，考試前的報名、取保、試卷編號彌封，都與縣府試略同。現將我考試的經過言之，我於光緒十六年庚寅（1890）考院試時，年十七歲，早晨四點鐘天尙未亮，由學政親自在考場外点名入場，点名要唱廩保的名字，廩保管保其人後，卽往派卷的地方領取寫有自己名字的卷，胸前挂一油布卷袋，卷袋正中在場外貼寫好自己的名字，卽將考卷平放袋內，以防折疊與污損。手提考籃，考籃用柳條或藤織成，上有挽柄，作直筒式，四面玲瓏小孔，不許密織，以便可以看見內面所放的东西，許帶筆墨干糧，不許夾帶藍本成文，入場門時，須加搜檢，甚者解發、袒衣，并及抹履，後已從寬，不過看看考籃，卽行放入。卷面印有坐位的字號，有堂號，有東西考棚號，按照找得的座位，放好筆墨。点名畢，升炮封門，學政坐大堂親筆寫試題，交書办用約二尺高一尺寬的紙寫成大字，粘于一木牌面上，牌下有長脚，擎游給考生看，考生將題抄下卽作文，題爲八股文一篇，題目限在四書內，試帖五言六韻詩一首，卽日交卷。學政爲翰林院侍講樊恭煦，終日坐在大堂，場規嚴肅。最苦者座位是連坐長凳的長木案，每一木案連接約二十餘人，面皆向北對住大堂，字號貼在案上，又無閹隔，倘若遇着兩個大胖子坐在一起，則逼迫不堪，幸而我是個瘦小的個子，尙覺從容，長案若不堅固，坐的人多，常有動搖，謄寫試卷時亦要特別注意。作文時不許交頭接耳，擅自移動，學政終日監視，派人四處巡察，倘有傳遞等弊者究治，犯規如移坐、換卷、丟紙、喧呼、顧盼、撻越、吟哦者，立即扣考，重則枷示，大小便亦要監視，恐其在廁所傳遞之故。我坐的是堂號，在學政監視不遠的地方，埋頭作

文，謹守場規，午后三時放門，交卷出場，場外已有家中人來接，如鳥脫籠，歡喜非常。三日后發案，我大兄衍瀛取第一名案首，二兄衍桑取第四名，我取在第十名，三兄弟同時入學，家中熱鬧起來。我母親喜極落淚，痛我父親已故不得見及，我当时亦甚酸辛，因为我幼年讀的书，皆由我父亲圈点。我父亲是秀才，屢應鄉試不第，一生教书，当时未有学校，是应聘到人家教其子弟。所謂家塾者，我九岁那年，曾随父亲到过佛山赵宅附讀，嗣父亲以身体多病，辞館还广州，我家住紙行街蓮花巷，即在背尾辟地一亩，蒔花种竹，作为花农，盖茅屋数間，取名玉蓮園，携我在此讀書。所讀的經史詩詞，无不詳明讲解，約有两年，讀書最多，长进迅速，父亲亦喜我受教。我父亲长子晉韵，喜欢作詩，刻有味灵华館集，指示我作詩作文的方法，不料我十四岁那年的春天父亲因病去世，所以想起从父亲讀書的情状，心里十分难过，但是亲友來者紛紛，都勉我再求上进，报答父母。試想当日封建时代，大众的观念，对于科举是如何的重视了。旋由学政牌示，定于某日到学政衙門簪花，赴学宮行拜孔子礼，穿的是藍袍、緞靴，戴紅纓帽金頂，簪花披紅，乘轎至学政衙門。学政普遍称大宗师，在大堂謁見学政后，一群的新进生員，分往各人各县的学宮。我是往广州府学宮的，到門外下轎，入櫺星門，走过小桥，小桥两边有水一泓，即所謂泮池，入学謂为游泮者以此，謁学老师，由学老师帶領到大成殿，向孔夫子神龕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礼，牌位写的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礼毕各人乘轎回家，謁祖，拜尊长，尊长各給紅封利試一包，后即出家門，往拜从前受业过的各老师，至亲父执輩亦要登門叩头，家中設宴款席款待亲友，亦要行礼周旋，到晚客散，因为叩头太多，兩腿酸楚，疲憊不

堪了。以上是我童試情形的一段。

取中生員以后，仍然是要受學政考試的，學政三年一任，到任后第一年為歲考，第二年為科考，除考童生以外，并考生員，貢生等。我十八歲辛卯（1891）換了一位學政，為翰林院編修徐琪，其考試場規紊亂，與樊恭煦大不相同。我考歲考，先考經古一場，（此場不考者听）于報名時認考一門，經古題分為經解、史論、詩賦、算學各類，我是考經解的，擇佳者發榜，我得考取。嗣考正場，為八股文一篇，五言八韻詩一首，八股題仍限在四書內出，我考取一等第三名，（分為一二三等，故亦謂之考等）得補廩生。廩生每縣有一定的名額，即所謂廩保，來保童生者試者。徐琪場規紊亂，考試不遵定章，点名極遲，在大天亮以後，喜少年漂亮的人，不喜年老與貌陋者，点名時上下端詳，于冊上加以暗記，往往点名畢即已傍晚，夜間考試，出場要到后半夜，按定章學政考試，即日繳卷，不許繼燭，故未出題以前，先有一“不許繼燭”的牌示。我記得考試，有一場擎此牌出，大家說我們可以交空卷出場了，震動起來，學政乃令將此牌收去。徐學政于青年的尺度放寬多取，年老或貌陋者，文虽佳亦不取。當時東莞縣有一莫伯伊文筆極佳，而貌極丑，滿面麻斑，縣考時縣官是愛才的，取莫為案首，云以莫的相貌，虽有班馬的文章，徐宗師亦是不取，照例縣案首都取入學，故以畀之，到考院試，徐已在点名冊上暗記，惟因他是案首，故取莫伯伊在最末的一名，一時傳以為笑。如此的事，不一而足，后来被御史奏參，派兩廣總督李瀚章查復，官官相护，敷衍了事。我年紀甚輕，自己要考，又要作廩保隨同童生考场，日夜都在學政衙門過活，精神身体不得安定，亦极不以徐學政為然，以下再言多試。

(乙)乡试：乡试是在省城考的，合全省的生员，廪生、贡生、监生以考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有万寿，登极各庆典加科者曰恩科。考官二人由北京简放，均以翰林院官为之，一正主考，一副主考，主考出京由兵部颁发勘合驰驛，按站而行，不许携家，不许游山水与接亲朋，不许多带仆从骚扰地方，约在八月初到省城，关防极严。主考下有房官，大省十八人，中小省以次酌减，最少者八人，广东为十三人。房官就本省进士举人科甲出身的州县官，由监临于场期前三四日考派。士子的试卷，先分给房官看，择其以为佳者加批呈荐主考，由主考照中额选定取中。另外用本省巡撫大员为监临，以糾察关防总管闈场事务，下设监试、提调、收掌、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巡綽、供給各官以司其事。考期在八月，分为三场，每场三日共九日，第一场初八点名入场，至初十傍晚出场，第二场十一至十三日，第三场十四至十六日，入场出场相同。第一场考八股文三篇，试帖五言八韵诗一首，八股题目限在四书内出，第一题论语，第二题大学或中庸，第三题孟子。第二场考五经文五篇，在易、书、诗、春秋、礼记各出一题，行文仍用八股式。第三场策问五道，问经史时务政治，士子将所问者条答之。三场皆由主考出题，印成分发士子每人一纸。

再言乡试场内的情形。凡贡院均建于城东，取东方文明之意，广东贡院在东門内，拆城后即是现在文明路一带，由博物馆尚为之保存贡院图记的碑石十余通。我曾在此考过乡试三科，第一科光緒辛卯，第二科癸巳，第三科甲午，回忆六十年前的乡试，真有黄粱幻梦的感想。张之洞作两广总督时，将贡院前面拆为一大广场，辟成马路，贡院内亦将道路修平，可以用一小竹箱，下装铁轮四个，箱内载考具食物等

綽有余裕，用繩牽之而行，較前時要背帶考籃而入者省力甚多，所以至今我尚不忘。入场搜檢，向例甚嚴，不許夾袋成文與書籍，以後較寬，不過循行故事而已。我初應鄉試，忽然大事搜檢，人皆不知何故，後來方明白，是張之洞最恨人吹鴉片烟，凡帶有烟槍、烟灯、烟盒等，均沒收，書籍則一概所帶入，其有烟癮者，多退場不敢入試，人心大快，我亦為之捧腹。又相傳点名畢，監臨有祭旗的事，說用紅黑二旗磨呼有冤者報冤，有仇者報仇，倘士子于場外有作亏心害命的行为，鬼必到試場索命，前人筆記所載不少，但總是女鬼索命者多，其實并無祭旗的制度，不過借以警人而已。我考試那年，亦曾傳隔舍有一人遇鬼，神經失常尋死，由巡綽官將其牽出置于明遠樓下，如何結果，后不得知，此皆場外的軼事。貢院內建号舍数千間，以備士子住宿，是用千字文編列的，惟天、玄、帝皇等字、孟子名軻字、数目字及荒吊字不用。每卷編一字号，如地一号地二号往下順數，巷皆向南成排，号舍約百十間，短者亦五六十間，每間隔以磚牆，屋頂蓋瓦，無門，巷內行道甚窄，勉強能容二人往來，巷口外牆上大書其字号，并置号灯及水缸。我于点名領卷后，按照卷面的号數入巷，号舍高六尺，举手可以及檐，深四尺，寬三尺，舍有号板，舍內磚牆東西离地尺余二尺之間，砌成上下磚縫兩層承板，板可抽動，日間坐下层之板，向上层写字，夜間除上层之板安入下层，可以伸足而臥，是合則為榻，分則為桌為凳，坐臥飲食皆在于此，煮炊茶飯靠對号牆，每巷撥有号軍數人，照應士子的飲食。号舍近巷口者較佳，中間次之，巷尾為廁所，若坐号底數間，臭氣至不可耐，陳祖范“別号舍文”內，所謂“一日号底，糞濁之窩，過猶睡之，寢處則那，嘔泄昏愠，是為六

庭，誰能逐臭，搖筆而哦”者。南牆根有小沟以通水道，遇雨則溼不堪，巷口有柵，士子入齊封柵，禁止出入，柵用疏板留隙，使外可以望見巡查，广东天然又多风雨，士子必用油布为帘防护，又复有时蚊蚋嗜肤，熏蒸烈日，尙要夜以继日作文，如此者循环九日，其苦不言而喻，但一科不中，下科又来。蒲松龄怀才而困于諸生，謂秀才入闕有七似，

“初入场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时官呵隶屬似囚，归号舍似秋末之冷蜂，出闕似出籠之鳥，望报則行坐难安，似被系之獐，报条无我，似鉗毒之蠅，弄之不觉，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无目，从此披发入山，再有以且夫尝謂之文进者，一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气渐平，遂似破卵之鳩，只得銜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可謂描摹尽致。但归号舍似秋末冷蜂一句，是指北方，若在广东則改为似热鍋上蚂蚁方合。我亦是一考再考的人，考到第三科为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我二十一岁，侥幸中式。我記得那年九月初九放榜，我与数友在城隍庙对面的一家酒楼听榜，写榜在貢院內聚奎堂，主考、房官、学政、监临执事各官均齐集，由第六名写起，全榜写完，再写前五名为五經魁，第一名曰解元，是沿唐朝士子由州县解送而得元的意思。写榜时有探报人，每四五名印成一紙，沿街叫卖，我中第二十四名，得报約在下午三时，返家則报喜者已至，将报条貼于大門外，亲友亦多来道喜。我兄衍瀛是科赴北闕乡試，午前亦得电报中式，兄弟同科乡举，我母亲甚喜，說你們年紀輕輕就中举，那是你們的本事，你父亲續学不中，此是你父亲留給你們的，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錯。榜貼在布政司衙門照壁搭就的彩棚，发榜后次日在布政司衙門大堂設鹿鳴宴，主考房官学政监临内外帘官，新科举人皆与宴。是科正主考为唐景崇，副主考为王蔭槐，我的房

师为安蔭甲，次第入座开宴，歌鹿鳴之章，作魁星舞，不过仪式而已。回家謁祖，拜客，設席款待亲友，与入学时情形略同。可恨是科正逢甲午中东之役，丧师失地，而主考官景崇是台湾巡撫唐景崧之弟，我曾有詩感叹之，詩曰：“狂瀾沸海丧师期，深痛恰逢科举时；泪眼台澎伤割地，东风吹彻落龙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方将台湾收复，不料现在美帝国主义又助蔣占据台湾，我国人民一致憤慨，收复之期，定在不远。乡試后再言会試。

（丙）会試：会試是在北京考的，亦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年为正科，加科者曰恩科与乡試同。会試是合各省的举人在北京会考的意义，考官簡放四人称大总裁，同考官十八人称十八房，其余执事各官与乡試略同，不过名目稍有变易。我中举后翌年为乙未科会試，是时日本已占高丽，据奉天省，声言要攻北京，我母亲不欲我去会試，說你年紀尚輕，何必在兵荒馬乱的时候而赴考呢？以后机会尚多，考少一科有何关系，所以我是科未考。下科为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我母于上年去世，丁忧三年又未能赴考，嗣即逢庚子八国联軍之变，辛丑会試复停考，直至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方补行会試，而北京貢院被联軍焚毀，因改在河南开封考試。我是年正月在广州乘海輪到上海，轉乘长江輪到汉口，起早赴河南。是时铁路通至偃阳州，距开封尚有七站，須改坐驢車，每日行一站，每站約百里，早行夜宿，仆仆风尘，又是一番滋味。途中有一日經過某县平原，见地面有窗，問之知是穴居，并云冬暖夏凉，上古穴居野处，不料此方尚有存者。及近开封約二十里，歷經黄河大堤，堤甚宽广，且有在堤上結茅而居者，过一堤必有坦途一段，遍种庄稼，三五里一堤，接連至开封城外为止，近城的堤底已高过开封城楼，

一遇决口，其害可知。到开封住广东会馆，当日河南尚用五十两的元宝，与有孔的制钱，间用银毫及大银元，每一银元可易制钱八百文，购物以制钱为主，物价低廉已极，三个制钱买鸡蛋一枚，有时五个制钱买两枚，是一银元可买鸡蛋二百八十个，又一银元可买三十多斤猪肉，其他物价可以类推，我们广东人至为惊奇。场期在三月初八日至十六日，分为三场，共考九日，其点名入场出场等与乡试路同，但是三场的题目与前异，因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秋闈以后，废八股文试帖诗，改为第一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试外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文二篇，均不准用八股式，并废膳录，以士子原卷送考官评阅，但仍弥封。是科我兄衍瀛中式，并入翰林，我未中在北京教书。光绪三十年甲辰科（1904），我三月由北京再到开封应会试，四月初十放榜，我中式第一百二十九名贡士，年三十一岁，是科大总裁为裕德、张百熙、陆润庠、戴鸿慈，我的房师为萧荣爵，中式后即在北京应殿试。

（丁）殿试：殿试向例为四月二十一日，以改在河南会试，恐士子赶不到北京，遂展期在五月二十一日殿试。殿试之先尚有复试一场，殿试派阅卷官八人，是科为大学士王文韶、鹿传霖、尚书陆润庠、张英麟、葛宝华、陈璧、侍郎李殿林、绵文。我于五月二十一日黎明，穿常朝服入东华门至中左门，听点名领卷，送场者至此为止。我背负考箱至保和殿，殿廷所备试棹，式如炕几，高仅尺许，趺坐盘膝坐于地毯之上以事写作，试士皆所不惯，于是多自携考棹，其制用光面细布蒙薄板，以铁条为活四柱，纳于板背，折叠成片，支起扣于套环，即为一棹，较内廷所备者稍高，以藤筐盛布箱，貯考具应用的东西，其筐即为坐椅。入殿随意择坐，但

殿字深严，先至者多踞前排，后排阴暗不能辨字，后至者多迁于殿前廊下。策题頒下約在辰刻，至中和殿阶下跪接，每人一张，策题用黃紙印刷，領題后还保和殿就坐对策，殿上均黃絨地衣，下衬以棕荐簾席，正中設御坐，丹陛三級，加以五彩蟠龙地衣，禁止吸烟。乾隆以前，皇帝多御殿考試，道光以后未亲临，派亲王为代。发策四道，即日交卷，不許继烛，策文最短以千字为率，卷为八开，每开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写足約二千字，道光以后注重楷法，卷紙七层，厚不易写，书写時間，占大半日，限于时刻，为文不暇构思。我于傍晚出场，将卷写足，謂之七开半，工楷圓滿，无一脱漏的字，我兄衍瀛于收卷官处见我的卷，謂为滿意。二十二日讀卷大臣在文华殿公同閱卷，閱定将前十本于小传臚日寅刻进呈候欽定，有依进呈次序而发下者，有移易次序而发下者，我卷即是进呈时为第四，而欽定改为第三的。二十四日小传臚，凡应殿試者，是日黎明穿常朝服至乾清門外阶下听宣，讀卷大臣立御阶上，执黃紙名单，高唱某名，和者以次传唱，第三唱至我名，由随入亲友代系忠孝帶于腰間，帶用白綢为之，其意是以后入仕即当尽忠，前进序立，十人唱毕排班，光緒帝御养心便殿，讀卷大臣将引见名牌入呈，鴻臚寺官引十人跪丹陛下正中，背奏履历，臣某名某处人，年若干岁，以次背毕，引出而退，归寓报喜人来，例于鼎甲門前貼一紅联，曰：“禹門三級浪，平地一声雷”。二十五日在太和殿大传臚受賀，典礼隆重，是日晨設鹵簿法駕于殿前，設中和韶乐于殿簷下，大乐于太和門內，彩亭御仗于午門外，并設黃亭二，一在殿內东楹，一在丹陛正中，王公大臣侍班，新进士朝服，戴三枝九叶頂冠，按名次奇偶序立东西丹墀之末。届时礼部堂官詣乾清門奏請光緒帝礼服乘輿，